

南社社友錄

郭建鵬 陳穎 編著



南社史料輯存

張夷 主編

上海大學出版社

南社社友錄

郭建鵬 陳穎 編著



南社史料輯存

張夷 主編

上海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南社社友錄/郭建鵬, 陳穎 編著. 上海: 上海大學出版社, 2017.3

(南社史料輯存/張夷主編)

ISBN 978-7-5671-2525-4

I. ①南… II. ①郭… ②陳… III. ①南社—作家—生平事跡 IV. ①I207.23②K825.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240202號

本書為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圖書出版專項基金資助項目

責任編輯 鄒西禮
封面設計 柯國富
技術編輯 胡月華
封面篆刻 徐惠馨

南社社友錄

編 著 郭建鵬 陳 穎

資料提供 中國南社文史資料研究館

出版發行 上海大學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上大路99號

郵政編碼 200444

網 址 <http://www.press.shu.edu.cn>

發行熱線 021-66135112

出 版 人 戴駿豪

印 刷 江蘇蘇中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開 本 710×1000 1/16

印 張 142.75

字 數 2855 千字

版 次 2017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定 價 980 圓

書 號 ISBN 978-7-5671-2525-4/K·153

《南社史料輯存》編委會

顧問 周和平 楊天石 張 炯
王 颯 吳先寧 郭純生
主編 張 夷
編委 郭建鵬 陳 穎 高 紅
孫 俊 郭長海 朱一吟
黃曉彥

《南社社友錄》編委會

主編 張 夷
編著 郭建鵬 陳 穎
資料 高 紅 孫 俊 郭長海
高 丹

出版說明

南社是一個曾經影響過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的革命團體。這個誕生於清代末年的社團，自成立伊始，以賡續晚明時期提倡氣節的幾社、復社之風流相號召，帶有鮮明的民主革命性。他們中的許多成員，早年參加中國同盟會，追隨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左右，或領導、或參與，響應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國運動、護法運動以及新文化運動等歷次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是近代歷史的直接參與者和書寫者。因此，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南社社員及其活動是無法繞開的問題。

同時，南社又是一個曾經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綻放異彩、影響深遠的文化團體。在成立之初的南社條例中，即規定入社者須“品行文學兩優”，“社友須不時寄稿本社，以待匯刊”；一九一四年三月第十次雅集時，於條例修改稿中更是明確規定“本社以研究文學、提倡氣節為宗旨”。在這樣的宗旨感召下，當時雅好文學的各界精英幾乎均被網羅到南社當中，社員達到一千餘人。除了皇皇二十四集《南社叢刻》以及各人另有多寡不等的單行著作外，當時由國人在海內外編輯出版的各種報刊雜誌，也大多由南社社友主持筆政，屬於南社的“地盤”，以致柳亞子曾不無自豪地開玩笑說：“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的天下。”因此，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學，同樣繞不開南社人及其文學創作。

這樣一個曾經產生過重要歷史影響、代表中國當時先進文化的革命文學團體，在一個不短的時期，卻一直處於被冷落、被湮沒的境地——有關南社的史料乏人問津，關於南社的研究也廖若晨星。導致這種境況的原因比較複

雜，當然自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但總體上南社人提倡氣節的高尚情操、闡揚國魂的愛國情懷、光大中華傳統文化的民族認同，無論如何都不會過時，時至今日，仍然值得昭揭弘揚。基於這樣的認識，在中國南社與柳亞子研究會諸位專家的指導下，我們攜手中國南社研究聯合總秘書處，決定從基礎的文獻整理與史料發掘做起，除組織出版《珍本南社舊著叢刊》之外，再推出這套《南社史料輯存》，以期為南社研究提供第一手的資料。

《南社史料輯存》先期推出《南社社友錄》與首版柳亞子《南社紀略》兩種圖書。前者以南社社友入社之初填寫的原始登記檔案——《南社入社書》為基礎，結合柳亞子《南社紀略》所附《南社社友姓氏錄》以及陳去病《南社雜佩》等資料，全面考訂、梳理了一千一百餘位南社社員的生平履歷，另附有新南社社友名錄、南社湘集社友名錄、南社廣東分社社友名錄、南社歷次雅集參加者名錄、南社紀念會參加者名錄以及南社社友參加社團名錄等資料，同時附以現存全部《南社入社書》影印件以及部分社友肖像，是迄今為止關於南社社員信息最為翔實可靠的資料。後者是對柳亞子《南社紀略》首版的影印。此書較為詳盡地記述了南社從醞釀、成立、興盛以至解體的過程，列出了南社歷次雅集到會者的名單，記錄了《南社叢刻》的編輯出版情況，並附有南社及新南社諸社員名錄，是記述南社歷史的開山之作。由於著者柳亞子是南社的發起人之一，同時又是南社的靈魂人物，書中所記皆其親歷，因而史料價值極高，歷來被認為是研究南社歷史的權威之作。此書由開華書局首版於一九四〇年，如今已存世無多，且限於抗戰時期的印製條件，存世此書紙張粗劣、字迹模糊，堪稱瀕危文獻，故此影印出版，亦屬搶救性保護之舉。以上兩種珍貴史料，對於推動中國近代史以及近代文學的研究來說，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一九二二年創立的上海大學，其首任校長于右任、副校長邵力子以及教務長葉楚傖、學務長陳望道等先生，均為南社社友，且均具有重要歷史影響。作為新時期的上海大學所屬的出版社，承擔有關南社文獻整理、出版的任務，我們深感責任重大，自然有義務將這項工作做好，為促進南社研究做出應有的貢獻。

史料的發掘與整理是一項艱巨而複雜的工作，需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地廣蒐博徵、明察秋毫地細細考辨以及持之以恆地不斷積纒。繼此《南社社友錄》與首版柳亞子《南社紀略》之後，我們將在叢書顧問以及南社與柳亞子研究會諸專家的指導下，在中國南社研究聯合總秘書處的大力支持與密切配合下，繼續發掘、整理有價值的相關文獻，充實到《南社史料輯存》中適時出版，以期對弘揚祖國優秀文化、促進相關學術研究有所助益。

上海大學出版社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

序一

楊天石

復社是晚明時期以蘇州為中心、以江南士大夫為主體的文化和政治團體，創辦人為太倉人張溥、張采。該社成員吳應箕（次尾）編有《復社姓氏錄》2卷，按地區列出成員的姓名和字號，共著錄2240人；其後人吳山嘉在其基礎上編輯《復社姓氏傳略》10卷，輯錄成員生平，著錄1200餘人。兩書均為研究復社的重要史料。

南社是清末、民國時期成立於蘇州，以上海為主要活動中心的文學社團，發起人為陳去病、高旭、柳亞子。它以繼承復社風流相號召，但其成員已和中國傳統的士大夫不同，而是戊戌維新以後出現的新型知識分子。柳亞子為社友之間聯繫方便，自1911年起，以南社書記部名義編印《南社社友通訊錄》，後仿《復社姓氏錄》之例，編印《南社姓氏錄》。由於社務不斷發展，社友不斷增加，《通訊錄》《姓氏錄》之類的資料亦不斷修訂。現依所知，按時序擇要排列如下：

《南社社友通信錄》，1911年2月（夏曆正月），42頁。著錄社友193人。

《南社社友第二次通訊錄》，1911年8月，50頁，著錄社友228人。

《南社通訊錄》（第三次修訂本），1912年5月，62頁，李叔同題字、設計圖案，著錄社友321人。

《南社社友姓氏錄》，1913年4月，78頁，著錄社友403人。

《重訂南社姓氏錄》，1916年11月，李叔同題簽，著錄社友825人。

《南社社友姓氏錄》，1940年上海開華書局版《南社紀略》附錄，著錄社友1183人（按柳亞子記，已填入社書者1110人，未填入社書者73人。現據國家圖書館館藏《南社入社書》統計，實際填表者1104人，另有6份為重複）。

在上述資料中，1940年開華書局版晚出，就名錄角度考察，最為完整；但是，該錄僅列姓名、字號、籍貫和入社書序號，而不列入社時間以及介紹人等重要欄目，使用時頗覺不足；這就要求助於《南社入社書》。

《南社入社書》創設於1910年10月29日。柳亞子在《南社紀略》一書中說：“入社書那東西，好像最初是沒有的，到張園雅集以後才決議補填。但巢南似乎很反對，所以他自己的入社書終不肯親筆填寫，現在所保留的還是我替

他代填的呢。天梅是和他夫人何亞希女士填在一張紙上面的，所以我的名次，不得不退而為第四位了。”現存《南社入社書》大部分均由本人親筆填寫，有姓名、年歲、籍貫、居址、通訊處、介紹人、填表年月等欄目，其功用可就大了。例如，可以觀賞書法手跡，考知入社時間、人際關係、職業、教育、社務發展等情況，對於研究者說來，都相當重要。

《南社入社書》長期由柳亞子珍藏，後歸國家圖書館善本部保管，分訂11巨冊。20世紀70年代，我編輯《南社史長編》時，曾將部分資料採入該書，並將黃興、宋漁父（教仁）、黃質（賓虹）、釋曼殊、馬君武的入社書作為插圖，置於書首。前些年，張夷先生到北京收集資料，我們一起拜會國家圖書館館長周和平先生，蒙他慨允全部攝影，我們當時真是大喜過望！現在上海大學出版社將其全部影印，作為《南社社友錄》的一部分公之於世，我想，這對於近代文學史和近代史的研究者說來，都是喜訊。

中國有句成語，叫“慧眼識珠”。善於運用資料的學者一定能從尋常處發現不平常，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多年前，近代史學者沈元研究漢代的兒童讀物《急就篇》，由此寫出了震驚史壇的宏文，焉知無人能根據《南社社友錄》一類資料，寫出具有啟人智慧的佳作呢！

2016年9月寫於北京東城之書滿為患齋

序二

王 飆

張夷主編的《南社史料輯存》之一《南社社友錄》（郭建鵬、陳穎編著）由上海大學出版社出版，《南社社友錄》輯撰了南社、南社分社、新南社、南社紀念會的成員名錄和部分社友小傳，其中最具有文獻價值的當屬《南社入社書》。這 1100 餘份百年以前南社人的原始檔案，得以公之於世，聞之欣然；而欣然之餘，卻又頗有些感慨。

恩格斯在談到文藝復興時，曾說那是一個產生了“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給現代資產階級統治打下基礎的人物，決不受資產階級的局限。”“那時，差不多沒有一個著名人物不曾作過長途旅行，不會講四五種語言，不在幾個專業上放射光芒。”“他們幾乎全都處在時代運動中，在實際鬥爭中生活着和活動着，站在這一方面或者哪一方面進行鬥爭。一些人用舌和筆，一些人用劍，一些人則兩者並用”（《〈自然辯證法〉序言》）。

每當讀到這段話，我就想到南社，想起南社那一代人。遙隔百年，我們仍然能從斑駁的歷史遺跡和厚重的書頁詩行中，感受到他們如火迸發的愛國熱情，前仆後繼的堅定性格，驚歎他們的“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在幾個專業上放射光芒”。他們曾越洋跨海，去尋求救國真理，更在祖國各地長途奔波，傳播革命火種。他們“幾乎全都處在時代運動中，在實際鬥爭中生活着和活動着”，用舌和筆鼓動世紀風潮；而當風暴怒起的時候，他們拿起過槍！

他們，屬於 20 世紀初第一代中國夢的尋夢者。在他們身上，可以發現當代中國夢追夢者的遺傳基因，當然，也可能包括基因缺損。

這就是我們成立學會、研究南社的原因。研究南社，一定程度上是認識我們自己。所以，我一直認為南社研究不應該拘泥於這個社團的活動，18 次雅集，24 本《叢刻》，盡矣；南社研究的價值和意義在於人——南社人物，在於研究那一代人。然而困難卻也在於此：南社人太多，涉及面太廣，太複雜，變化太大；而且，被沉埋的太久，史料太缺乏。所以，從 2005 年我接手南社與柳亞子研究會工作以來，2007 年紀念南社發起 100 週年蘇州、金山會議，

2009年紀念南社成立百年蘇州會議，2011年討論南社與辛亥革命昆明會議，2012年首屆中華南社學壇周莊會議，2014年紀念南社北京雅集65週年北京會議，我們都強調要重視史料的搶救性發掘。《周莊宣言》把“多管道發掘、整理南社文獻”列為學壇首項目標，這是我們的共識。《南社史料輯存》的出版，就是最新的成果，值得我們總結：史料建設怎樣才能進展？

· 想來還是老話：一曰天時。

南社史料是有基礎的。對南社史料文獻，以柳亞子用情最深、蒐集最久、積存最豐。這些南社社友的入社書，也是他收納、整理，並裝訂成11巨冊（精裝10冊、平裝1冊）。新中國成立後，他把這些耗費幾十年心血搜羅、經歷了戰亂和顛沛才保留下來的珍貴資料，連同他的幾萬冊藏書，統統先後捐獻給了國家。1950年秋，柳亞子把北長街“上天入地之廬”（毛澤東題額）所藏南明史料和南社文獻捐贈給北京圖書館。南社入社書入藏國家圖書館應該就在此時，算來已經66年了！此外，1950年冬，他又把留存在故鄉黎里和上海的4萬餘冊古籍、輯抄鄉邦文獻稿本、近代期刊圖書和400餘包親友往來書札捐送上海圖書館。他逝世後，鄭佩宜夫人又遵有關方面請求和柳亞子遺願，將其文稿和與近代名人相關的文物函件6000餘件捐獻革命博物館（今國家博物館）；把與江蘇、吳江相關的古籍贈江蘇省文聯（後轉南京圖書館），等等。顯然，柳亞子是希望這些資料能在新中國的文化建設中發揮作用，尤其是，他希望、或者相信會有人運用這些資料對南社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評價。恐怕他沒有想到，這些史料會在其受贈地被塵封了至少30年，有些可能是60多年即至今還沒有開放或被開發出來。不需要更多證據，只要查一查前30年有關南社的著作、論文乃至一般文章，幾乎沒有引用或者提到南社入社書原件的。

當然不能歸咎於管理者不重視或者研究者沒水準。2009年，我在為吳江日報社《不可磨滅的記憶——百年南社後裔尋訪》一書所作序言中，說過這樣一段話：“有一個時期，一個不短的時期，南社即使沒有被完全遺忘，也被冷落、淡漠了。……在極‘左’思潮膨脹的年代，南社作為‘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的產物，在‘興無滅資’的聲浪中被湮沒是不奇怪的。而湮沒所造成的影響，有時比‘批判’更長久。很多人不知道有個南社，不知道南社中有這麼多的傑出人物；或者熟知一些人物的大名，卻不知道他曾經加入南社，甚至在南社的誕生地，還有南社社員的後裔。由於可想而知的的原因，其中也有一些人曾經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不敢提到自己的先人。”在南社本身被

湮沒、一段歷史和一個群體幾乎被虛無掉的時期，有關南社的史料乏人問津，或者不敢問津，就更不奇怪了。

直到近 30 多年改革開放時期，南社和南社研究才穿出歷史隧道，尤其是近 10 年，南社學才開始提速運行。我想，不需要再印證文件、講話來證明“天時”已備，《南社社友錄》出版本身就折射出近 30 多年來中國社會和文化領域的變化與進步。

二曰地利。

“地利”不僅僅指經濟基礎，還包括與南社研究有關各方的支持。

這一點，我們是有體會的。對於南社入社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近代室的學者並不陌生，20 世紀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就發現北京圖書館藏有南社入社書，以及《南社叢刻》23、24 集未刊稿等珍貴資料，並且查閱、運用過這些資料；90 年代初編撰《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近代卷》時，就依據入社書確定了多位南社作家的生卒年和生平。梁淑安《南社戲劇誌》中還單列一節《〈南社入社書〉中有關近代曲家的重要資料》，根據入社書考證了高增、洪炳文、陳蝶仙、鄒銓、陳家鼎、龐樹柏等十幾位南社劇作家，糾正了一些相沿已久的錯誤。我編撰《中華文學通史》近代卷關於詩界革命和南社章節時，也去北圖查過入社書。如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幾處稱讚一位青年詩人蔣萬里，甚至推許他幾追黃遵憲；而蔣萬里籍籍無名，沒有任何資料。後來從《南社紀略》和入社書查明，此人就是南社社友振素庵主蔣同超，從而第一次把他列為詩界革命回應者的代表詩人寫進文學史。但是，我們都是根據課題需要查閱，並非專門研究入社書。近代文學學界對南社入社書做過比較完全、系統考察的，就我所知，長春師範學院（今長春師大）郭長海教授是一個。但且不說那時是在沒有複印、拍照、電腦錄入條件下進行，全憑手抄，關鍵是不能形成最終成果。我們曾議論整理出版這些史料，但牽涉版權、經費、出版等問題，在十多年前都是很難解決的。正因為此，2012 年國家圖書館周和平館長破例准許將整套南社入社書拍成數碼相片，此次上海大學出版社承擔影印出版，理當獲得研究者和後裔們的讚賞感激。

2016 年，“南社文獻集成與研究”列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科研項目，這對南社研究和史料建設將是很大的推動。

其三，人和，就南社研究而言有特殊含義。

南社研究隊伍，不像其他學科那樣完全由科研人員組成，而包括三方面軍：高校和科研單位的學者、南社社友後裔、非科研機構研究者。《南社社友錄》

的編撰就體現了這個特色。主編張夷是陳去病外孫，他的策劃組織能力在近年南研會活動中充分顯示。編撰者郭建鵬，長春師大博士生，也是郭長海的學生，繼承了老師勤奮治學之長；陳穎，陳陶遺後人，則在上海圖書館近代文獻部工作。《南社社友錄》的三位編撰者，上承南研會前輩，遙繼南社先賢，又具備三方面隊伍配合的特點。我想，這個特點我們會保持下去，因為各界人士匯合、多方面人才聚集，本來就是南社的特點，也是南社與柳亞子研究會創建伊始就顯現的特點。

2012年，我在為《南社文化書系》第一種《江陰與南社》初版所作序言《綿延不絕南社情》中曾提出：“南社文化經歷了幾個發展階段，在南社時期、新南社時期、南社紀念會時期之後，現在也許可以說到了‘南社研究會’時期。”《南社社友錄》提供了南社-新南社-南社紀念會相繼承的“世系族譜”，我想可以為這本書再增添一份名錄——中國南社與柳亞子研究會創建者名錄：

1988年《中國南社與柳亞子研究會徵求發起人的倡議函》倡議人：
劉海粟 臧克家 鍾敬文 黃苗子 端木蕻良 尹瘦石 金紹先 傅學文
經普椿 袁曉園 沈 譜 馬克強 楊小佛 郁 風 柳無非

1989年列名《成立中國南社與柳亞子研究會發起書》的發起人：
周谷城 費孝通 屈 武 錢昌照 趙樸初 胡 繩 薩空了 程思遠
侯鏡如 平傑三 高 天 千家駒 彭清源 傅學文 安子介 王 衡
周 穎 葉至善 楊蔭東 沈求我 張紀城 袁曉園 王定國 王 奇
金紹先 巴 金 夏 衍 吳作人 劉開渠 艾 青 尹瘦石 劉海粟
黃苗子 鍾敬文 臧克家 端木蕻良 李一氓 許寶騫 愛潑斯坦
錢仲聯 季鎮淮 任訪秋 鄭逸梅 李 新 李 侃 陳邇冬 鄒荻帆
譚文瑞 陸文夫 唐達成 馮英子 范 用 倪子明 周 倜 翟暖暉
李子誦 徐四民 曾敏之 戴文葆 黃 乃 黃偉民 葉 元 陳省身
經普椿 馬克強 沈 譜 劉佛年 譚其驥 唐長孺 郁 風 胡道靜
楊小佛 朱 青 陳 礫 沈立人 成幼殊 周秉德 鄭 重 鄭師拙
姚昆田 高 銛 陳達力 徐文烈 徐孝穆 沈嘏之 柳無忌 柳無非
馬良春 胡繩武 唐振常 趙令揚 張 磊 管 林 鄧紹基 郭延禮
王俊年 魏紹昌 曹美成 曹立庵 張圻富 張憲文 陳漱渝 陳則光
陳 炎 吳泰昌 尚傳道 孔凡章 洪任吾 涂月僧 陳鐵健 方靖四
萬 岡 馬以君 王 颯 王衛民 王廣西 王立興 王杏根 王學莊

王祖獻 王繼權 王晶珪 王鎮遠 牛仰山 丘鑄昌 關愛和 孫 靜
紀秋暉 楊天石 邵迎武 張 中 張小曼 張正吾 張永芳 張俊才
連燕堂 陳 銘 陳公正 李立新 林 崗 鄭方澤 周永珍 周永琴
趙慎修 鍾賢培 姚柯夫 姚錫佩 姜東賦 黃 霖 梁淑安 曾慶全
曾景忠 熊羅生 裴效維 顏延亮

其中打方框的，是前此署名而發起書公佈時已遽歸道山的前輩。如果按2016年已不在世者標示，那這份名錄將會令人非常感傷的。

好在，南研事業後繼有人，《南社史料輯存·南社社友錄》的出版，就是明證。

那麼，我就借陳去病《笠澤詞徵自敘》結尾的話，結束這篇序吧：

“我邦人諸友，大夫君子，誠欲考往哲之遺風，續粉榆之盛業，其詳覽之，庶無訾已。”

2016年10月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序三

張 夷

南社入社書原件自柳亞子捐贈國家後，由國家圖書館收藏，一直處在未開放閱覽狀態。關於入社書的資訊最早見於1940年開華書局出版的柳亞子《南社紀略》，該書後附有柳亞子編製，高爾松、高爾柏昆季主持重訂的《南社社友姓氏錄》，這也是最為完整的社友錄編輯本。該《姓氏錄》按姓氏筆書排序，為讀者提供了社友姓氏、籍貫、入社號等資訊，因編輯者的問題，出現了一些錯訛之處。而後，在楊天石、王學莊編著的《南社史長編》中出現了較為具體的社友入社時間、介紹人等，但這些資訊是按時間出現在書裏，而且沒有編號，查找起來存在一定的困難。2006年，樂梅健先生出版了《民間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一書，在書的附錄中編有《南社社友簡況表》。此表的優點在於按入社號排序，但作者只是將《南社紀略》中的《南社社友姓氏錄》進行重新編排，未及充分吸納學界研究新成果，所以錯訛之處依然存在。2009年，適逢南社百年紀念大會在蘇州召開，郭建鵬編製了《南社社友表》，此表在前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校訂，按社友姓氏音序排列，包括姓氏、籍貫、介紹人、入社號等信息，經郭長海先生依據其上個世紀末的手抄本入社書校訂後，由其帶到大會交流。之後此表以附錄的形式編入《南社人物史編年》一書中。2012年，中國近代文學學會南社與柳亞子研究會與國家圖書館成為友好合作單位，在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長（兼國家圖書館館長）的大力支持下，將南社研究的第一手珍貴資料——數字版《南社入社書》贈送給中國南社文史資料研究館，南社社員檔案資訊得以回歸。

自入社書回歸以後，南社專家委員會對所有社友信息進行比對，發現在當前研究資料中，一些最基本的諸如姓名、字號、年歲、籍里等社友信息，仍存在較多的以訛傳訛的情況。有鑒於此，諸同仁深感有必要將包括入社書在內的有關南社社友信息予以考訂整理、付諸出版，庶幾反映南社人物之基本情況，亦為南社研究提供基於原始文獻的第一手資料。這便是編纂此《南社社友錄》的初衷。本書據陳去病《南社雜佩》、柳亞子《南社紀略·南社社友姓氏錄》等資料，結合南社入社書原件，考訂了南社諸社友的生平，在此基礎上撰寫了各位社友小傳，同時附錄新南社、南社湘集、南社廣東分社、

南社歷次雅集與紀念會參加者名錄以及南社社友參加的各類社團名錄，堪稱迄今為止關於南社人物信息最為全面、最為翔實的專書；此外為展現入社書之原始面貌，還附有其影印件。

至為榮幸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楊天石先生、王蘊先生在百忙中為本書作序，在此謹致誠摯的感謝！

本書之編纂與出版，得到了相關南社後裔以及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中國南社研究會有關會員、中國南社研究聯合總秘書處、江蘇省南社研究會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上海大學出版社攜手中國近代文學學會南社與柳亞子研究會、蘇州市南社研究會傾力襄贊南社研究事業，為學術界奉上這一價值重大的珍貴史料，在此一併衷心感謝！

2016年10月於中國南社研究聯合總秘書處

凡例

- 一、本書依據相關史料對南社社友的生平履歷進行考訂，撰寫了 1183 位南社社友的小傳，同時配以現存全部《南社入社書》影印件以及部分社友肖像，另將《新南社社友錄》《南社湘集會員名錄》《南社廣東分社社員姓氏錄》《南社歷次雅集及紀念活動參加者名錄》以及《南社社友參加社團名錄》等附於書後，俾南社社員信息臻於完整。
- 二、本書所錄南社社友，依柳亞子《南社紀略·附錄一：南社社友姓氏錄》所載之入社書編號排序，社友名字前冠以阿拉伯數字序號，以便查檢。
- 三、《南社入社書》著錄社友姓名，或字或號，極不統一，本書正文條目一依柳亞子《南社紀略·附錄一：南社社友姓氏錄》之著錄規則，以便兩相對照查檢；《社友錄》正文中惟於“介紹人”一項以及全書各附錄中，則儘量使用社友常見名稱，不必盡求統一。
- 四、社友字號、籍里與入社書或《南社紀略》不一致者，依據有關資料考訂後著錄，不另作說明。
- 五、入社日期有填干支紀年或農曆者，統一換為公曆。
- 六、入社書及《南社紀略》著錄有誤者，逕予改正，不另作說明。
- 七、姓氏之“邱”，入社書除丘新榮之外皆作“邱”，《南社紀略》並作“丘”，今一依入社書。
- 八、附錄之《新南社社友錄》《南社湘集會員名錄》《南社廣東分社社員姓氏錄》，均以姓氏筆畫排序。